


# 昌黎城头红旗飘

昌黎革命斗争回忆录选集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at the bottom of the cover depicts a dark silhouette of a mountain range against a light background. Above the mountains, there are several horizontal, brush-stroke-like bands in shades of red and white, suggesting a sunset or a stylized sky.

昌黎县迎接国庆三十周年文艺创作办公室编

# 昌黎城头红旗飘

昌黎革命回忆录选集

昌黎县迎接国庆三十周年文艺创作办公室

尾 花： 刘 子 迁 刘 振 源

昌黎城头红旗飘

昌黎革命回忆录选集

\*

昌黎县迎接国庆三十周年文艺创作办公室编  
河北省昌黎县印刷厂印刷

\*

编印日期：1979年9月

印 数： 2,000册

## 前 言

今年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为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我们特辑印了《短篇小说选》、《散文特写选》、《昌黎城头红旗飘》（革命回忆录选集）、《昌黎风土及传说》、《演唱作品选》、《美术作品选》等六本选集。

建国三十年来，我县同全国各地一样，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农业生产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五十年代，我县被誉为“文化县”；进入六十年代后，群众性的文化活动有了新的发展。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县文化事业却遭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的春天又回到了果乡，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和文艺创作热潮在我县又得以深入开展。去年三月，县委成立了迎接国庆三十周年文艺创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全县的文艺创作活动。一年多来，我县广大业余作者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解放思想，深入生活，努力创作了一批较好的作品，在此基础上，我们辑印了这六本选集。

这次编印文艺作品选集，仅仅还是开始。今后，我们将每年把全县各种形式的好的文艺作品辑印成册，以推动我县

的文艺创作活动进一步发展，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由于我们的作者队伍还很年轻，加之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得一些老作者十余年来没有动笔写文章，大部分新作者还仅仅是刚开始学习文艺创作，所以创作和编辑水平都有限，这六本选集难免有各种误漏，欢迎各级领导和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 昌黎县迎接国庆三十周年文艺创作办公室

一九七九年国庆前夕

## 目 录

- 父亲和昌黎五峰山……………李星华 (1)
- 昌黎城头红旗飘……………曾雍雅 (8)
- 记第一次解放昌黎
- 英雄们攻克昌黎城……………欧致富 (23)
- 记第二、三次解放昌黎的战斗
- 不叫华北敌人进入东北……………彭寿生 (33)
- 忆昌黎破交阻击战
- 破交之夜……………张文浩 (41)
- 降伏群敌记……………邛顺义 (46)
- 怀念张其宇同志……………纪 云 (52)
- 郝炳南同志二三事……………贾玉洪 (56)
- “五四”、“五卅”运动在昌黎……………袁 锐 (61)
- 木匠铺的张先生……………刘维俭 (65)
- 高庆和他的游击队……………赵希银、常万玉、贾玉洪 (71)
- 滦山游击队的故事……………李邦媛等整理 (82)

英雄的五峰民兵·····冷光弟、常万玉、左守海	(98)
五峰山战地医院·····王殿福	(109)
碣石电波连延安·····国桥	(114)
巧毙日寇铁华·····张保身	(119)
引蛇出洞·····徐汉权、冷光弟	(125)
路南抗日斗争的几个片断·····阎欣	(132)
王稗庄的减租减息运动·····王敏之整理	(139)
杏树园隐蔽区·····刘国起	(147)
在敌人“扫荡”的时候·····冯富生、梁共民整理	(151)
泥井之战·····马国成	(164)
吕庄歼伙会·····冯富生、王敏之整理	(172)
崖上民兵大摆线枪、地雷阵·····贾玉洪整理	(178)
王大娘护枪·····赵殿宾	(184)
不屈的儿童团员·····灵砚	(188)
车老板刘吉·····苗洪跃、王天胜	(191)
孤胆英雄周春富·····《空军报》	(194)
周春富弟弟的一生·····周春长	(197)

# 父亲和昌黎五峰山

李星华

我的老家大黑坨村在渤海边上，从村外向北望去，可以隐隐约约看到远处有耸入云层的灰楚楚的高峰，那就是昌黎的碣石山。父亲在幼年的时候，这个碣石山就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感到非常神往。以后，他到天津北洋法政大学读书，暑假中和两三个同学一块回家，路过昌黎，曾特地停下来，到碣石山游览了几天。这也是他第一次游昌黎五峰山。后来，他来五峰山就不止一次了，他还曾经带领我们全家大小到这里来游玩。但最值得回忆的是，他在这个世外桃源似的碣石山里，遇到过一件最使他感到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打死了五个路警，再就是他曾经两次到山里避难，五峰山变成了他向敌人隐身作战的地方。

一九一三年，父亲从天津法政大学毕业，当年秋天便到日本东京留学去了。在出国的前几天，他和两位朋友又到五

---

作者为我党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同志的女儿。



峰山旧地重游。这一次，他游遍了五峰山和附近各处，看了那里所有的名胜和秋景。他特别看了水岩寺和玉液泉，看了游人留下的许多诗文和刻石，他还把《游水岩歌》和别的诗句抄写下来，而且从碑文上研究了明末范志完将军扼守昌黎抵抗清兵入侵的历史。他还向当地群众了解了清兵入关时老百姓坚守昌黎城的英勇事迹。据说那时清兵围攻昌黎约七天七夜，没能破城，以后因急于进占燕京，便放弃昌黎直取北京了。

父亲这一次到五峰山韩昌黎祠只住了十来天，没料到，在这样短促的日子里，他却遇到了一桩他认为是“弥天之耻辱”的事。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一位水果商贩，夜里在车站上卖水果，有个日本鬼子竟从他的果筐里抢水果。这时正碰上值夜班的路警，路警刚要问明原因，日本鬼子上来便殴打路警。就为了这件事，日兵队官佐野哲太郎率领大队人马，把铁路警察局包围了。野哲太郎亲自用长刀戳死了警察局的巡长，并下命令向警察局开枪，当场又打死了四名路警。五个战士的尸体泡在血泊里，很久没有人敢来收尸。一直等到第二天中午，才由家属把尸首装殓起来，将五口棺材由警察局抬到了昌黎城北地藏寺。

父亲和他的两位朋友，听到了发生暴行的消息以后，急忙赶到地藏寺，看了抵抗日寇的牺牲者。他们亲眼看到五口棺材冷冷落落地摆在寺院的中央，不断有人前来看望，看的人都异常愤慨。这五个人昨天还在为中国铁路的安全服务，现在已经被蛮横无理的日寇屠杀了。可是，外国侵略者不但没有因此负罪受罚，还照旧在我们国的国土上大摇大摆，

耀武扬威。而我们当时的卖国政府，对于这样的耻辱不仅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甚至后来又对日寇无耻地献媚讨好，在县政府里设备了茶点、啤酒，把日本驻华铁道部长田中忠三郎请来，向敌人赔礼道歉。县长在双方欢谈的茶会上居然说什么“同种同文”，“两国应当更加亲睦”，而且称赞了一番东京的风景是如何好，五位路警被杀的事却一字没提。父亲在这件事上非常激动，后来在他的谈话中和文章里，曾经几次忿忿不平地回忆到这件事，并且殷切地希望，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要忘记这个“弥天之耻辱”。他说：山盟海誓，与日寇不共戴天，有如碣石。

不久，父亲就带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到日本留学去了。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北洋军阀把新文化运动看成是洪水猛兽，反动政府对进步教授，乱加“过激派”的头衔，许多进步刊物都在“妨害治安，败坏风俗”或“鼓吹革命”的罪名下被查封了。在当年的八月二十四日，北京政府司法总长朱深派遣武装爪牙，也封闭了父亲等人主编的《每周评论》。父亲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的革命经验，他自然早已成了北洋军阀的眼中钉，是反动政府想要捉拿的一个“过激派”了。《每周评论》被查封以前，父亲正在昌黎五峰山避居。这次父亲到昌黎山里来与往常不同，除了带着一个装满书籍和笔墨纸张的小手提箱以外，还带了我的哥哥。那时哥哥只有十多岁，他们父子俩一块住在看守韩昌黎祠的刘克顺家里。他们的山居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父亲把最好的时间用来看书写文章，但无论怎样忙，还要挤出些时间督促哥哥复习功

课。他日夜紧张地进行写作，疲劳的时候，也常到附近山里游览或散步，日子过得倒也轻松愉快。

韩昌黎祠在五峰山的半山腰，座北朝南，幽雅清静。父亲和哥哥住在正殿东边的三间北屋里；正殿西边的两间小屋，是看祠人刘克顺老两口子住的地方。房屋背后就是五峰山顶。

一个夏天，父亲在五峰山上看了很多书，写了不少文章。他的那封批驳胡适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就是这次在这里写的。胡适仇视革命，充当北洋军阀和资产阶级代言人，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向马克思主义开火；父亲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严正地批驳了胡适的谬论，并且公开承认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父亲就是这样充满战斗精神，严肃而愉快地在昌黎山上渡过了一个夏天。

一九二四年春天，第一次国共合作，父亲从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回来不久，反动政府警察总监王怀庆就以“共产党首领”的罪名，下通缉令逮捕父亲。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又到五峰山韩昌黎祠来了。这是父亲第二次到昌黎的深山里躲避军阀政府的缉拿，也可以说是他与五峰山最后的一次告别。这次来，父亲从北京动身以前，稍稍化了一下装，把两撇惹人注目的小黑胡剃掉，打扮成了一个生意人的模样。为了掩蔽敌人耳目，又是哥哥陪伴在他的左右，一块来的。他们父子两人随身带着两个轻便的软包袱，从北京搭京奉晚车，次日天刚蒙蒙亮就到了昌黎。他们下车后，没有像以往那样先到城里的大德增客店，而是直奔山里，又在看祠人刘克顺的家里落了脚。刘克顺老两口，象往常一样，用

松子烧茶欢迎远来的朋友。父亲和哥哥又来到这幽静的环境里，不象从前那样常到山前山后游逛了，父亲每天坐在屋里看书写文章，哥哥闷了的时候，看他带去的一本《镜花缘》。

有一天的黄昏时分，父亲站在房屋前的扫帚柏前面，正透过花砖墙向外眺望山中的远景，忽然看见在果树林里，白云深处，时隐时现地有两个人影向五峰山这个方向走来。父亲觉得很奇怪，这么晚了，还有谁到这深山里来呢？当那两个人走近的时候，他才认了出来，原来是一位同志和我大舅的儿子希增。父亲把他们让到屋里以后，叫希增和哥哥到外面台阶上去玩，小心有闲人到祠堂里来游逛，要是如果有什么情况，叫他们赶快回来报信。那位伯伯原来是给父亲送紧急通知的：党中央派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三天以内就要到北京去和其他代表一块动身。那位同志除了完成重要任务以外，又把母亲托带的一封信交给了父亲。

送通知的同志走了以后，父亲从母亲的那封书信和希增的口里，知道了他离京后家里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当他和哥哥走出家里的第二天晚上，警察总监王怀庆果真派便衣军警到铜幌子胡同甲三号的住宅里逮人来了。但他们没有料到竟扑了一个空，气得只好在家里乱翻了一阵，扫兴而去。第二天，我们全家在姨父的带领下，乘京奉晚车，回到了乐亭老家。就在我们全家刚回到乐亭不久，警察总监王怀庆又派遣他的爪牙从北京追到乐亭辑拿父亲，当然照样又扑了一个空。母亲厉声告诉匪徒们说：“他没回来！”匪徒们的光临，却给我们村庄增加了一些麻烦。我们村庄的会头们，用酒肉招待了王怀庆的爪牙们一场，把他们应付走了。匪徒们从北京到

乐亭县来捉人，下、上火车都恰好飞不过昌黎，但他们偏偏越过了父亲避居的五峰山。可是，母亲为了这次的通缉令，倒是十分担忧。她在信里和父亲这样商量：她打算写信给白坚武，请白设法把通缉令取消，这样作法是否妥当，希望父亲给一个明确的回答。父亲看到这些话，急忙提笔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父亲粗略地回忆了他自从到广州以后，反动政府对家里进行的一连串的迫害：流氓寻衅、“疯狗”叫门、盗贼施展恐吓手段，等等。他说，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住他的；统治者丑恶狰狞的面貌，在他的面前反而暴露得更为鲜明，更使他增强了斗志。他在信里把反动统治者形象地比作一只纸老虎，说那个纸老虎的寿命是不会长的，它是禁不住冲天的革命烈火燃烧的；那张不起任何作用的通缉令，更没有什么可怕。他在信里还说了这样的大意：写信给白坚武大可不必。过去同窗的时候，虽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惨案”发生以后，我们就绝交了。他在直系军阀幕下摇翎打扇，而我却站在革命的一边，就是亲胞兄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何况我与白坚武？……

父亲在这封信里还说：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所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钟华的死，确使我很伤心，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闲心想念她了。我已经替她写了一首长诗，作为对她最后的哀悼吧！

信的最后，父亲还那样充满了乐观主义，充满了信心地说：“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

人的天下！……”

第二天，天刚朦朦亮，父亲就把给家里写好的那封长信和一些书籍、零星衣物交给了希增和哥哥，叫他们带回家去，交到母亲手里。他又把来时带的那个小包袱精减了又精减，但里面却增添了哥哥的那套《镜花缘》。一切准备妥当，临走时他又对哥哥说：“这套《镜花缘》我带走了，好在路上看看。以后你要是想看，等回到北京时再买一套罢。我到莫斯科以后，就给你们来信！”

父亲一个人走出韩昌黎祠时，仍然还是他来时的那个打扮，背着一个轻便的小包，象一个行庄生意客人一样。这时正是桃、杏花盛开的时节，苹果、海棠也正含苞欲放，碣石山变成一架花山了。但是，他再顾不上欣赏这些明媚的春景了。从那以后，他也再没有来过他所多次留连的昌黎五峰山了。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四日

# 昌黎城头红旗飘

——记第一次解放昌黎

曾雍雅

一九四七年初夏，我冀东子弟兵奉上级指示，为配合我军在东北战场对敌人发动的夏季攻势，全力斩断北宁铁路，以阻挡关内敌人向关外支援。根据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我冀东军区决定在冀东东部地区，组织一个强大的攻势——滦（河）东战役，将重点指向敌人由华北通向东北的输血管——北宁线上的昌黎城。五月十二日，我冀东大部主力，从四面八方，以秘密迅速的動作，集结在卢龙县燕河营一带进行战役准备工作。

五月十七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正当红日升到三竿高时，我同旅的副政委艾平同志和县委张书记，来到司令部的侦察科，科长丁飞鹏向我们行了一了军礼，微笑着说：

“首长，向导都到齐了。”

在担任向导的人群中有人说：“首长亲自来了，任务一定很重要吧？”正在嘀咕时，艾平同志低声问道：“你们知道我们要去打昌黎吗？”

---

作者现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这么一问，空气立刻紧张起来，有的说“不知道”，有的眨眨两眼。他们听说要打昌黎，不仅感到很突然，而且感到很惊奇。

“哎呀，”有一个上年纪的老大爷倒抽了一口冷气，“昌黎还能打啦？”其他的向导听他说了，也有几个人在摇头。他们的意思都表示这个地方是不能打的。

昌黎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就把它当作扫荡、摧残冀东东部根据地的兵站基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曾于一九四六年调集十三万人马大举进攻冀东解放区，一度占领我冀东所有县城和绝大部分集镇，在这种情况下，昌黎更成了敌人由华北通向东北的输血管——北宁路上的重要据点之一，敌人通过这里向东北运送了大批兵力和物资。昌黎的地形很险要，工事也很坚固，城外设有两道防线，沿城布满了碉堡。北面、东面都是山，地势较高，可控制全城及其附近十余里的地区。城外堡垒林立，东面敌人除了在蚂蚁山有强固的设防外，驻扎在东关的敌人还以汇文中学为中心，构成了一个堡垒群；南关是车站，在车站附近耸立着几个大碉堡；西关有一道沙河，地势平坦，不便接近。同时全城又有重兵守备，驻有敌伪华北独立第三师师部和所属第八团及警备队等约二千人。按敌人布防的情形，可以说无缝可钻，无隙可乘。这些，都是向导们感到困惑吃惊的原因。一个年青小伙子对我们说：“你们有大炮吗？没有大炮那可不中啊。”

艾平同志笑了笑：“我们有毛主席的战术，没有大炮也行。”接着，他对我说：“老曾，你同他们谈谈吧。”

“同志们，”我对向导们说，“你们知道毛主席说的一句话吗？——自古以来，没有不犯错误的将军。我们进行了



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已经找到了敌人致命的弱点！”

“啊？！”人们活跃起来，想听个究竟。

我接着说：“敌人在城外的兵多，在城内的兵少；城外工事强，城内工事弱；东关、南关的民房较多，并紧贴城墙，便于登城；特别是敌人对我们估计不足，再加上铁道上工事比较坚固，就更加造成了敌人的麻痹大意。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会到北宁线上来攻昌黎城的。”

“是呀，说的对！”有人兴奋地嚷道。

“还有哩，”我说，“蚂蚁山和汇文中学当中不是有一条大车道沟很深吗？深的地方可以没人，浅的地方也有半人深，你们把攻城部队从这条沟里一直带进去，钻进去冒出来，城内城外一起动手，先挖掉敌人的心，就可以造成敌人的混乱，把敌人打个措手不及。”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攥起拳头说：“对，是有条大车沟，直通东关，我去带路！”但接着他又有点忧虑地说：“可那条沟就在蚂蚁山炮楼子底下呀！”意思离敌人太近，恐怕被敌人发觉给部队造成伤亡。

县委张书记嘱咐他们说：“不要紧，咱们解放军有的是办法，你们好好听从指挥，叫带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一定能够打胜仗回来！”

为了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我们到各处都去检查了一遍。返回司令部的路上，县委张书记告诉我们：这回配合作战，不光昌黎地区秘密地作了充分准备，十三地委还从滦河东和其它地区，调了很大力量进行支援。第一批就有担架一千多副，大车二百多辆，还有大量民兵掩护担架队和参加破交。这次给攻昌黎部队带路的，都是挑选的路最熟、最忠实可靠的人，大多是共产党员、干部和民兵……。